



Oblomov

奥勃洛莫夫

(俄罗斯)冈察洛夫◎著 时娜◎译



(全译本)

奥勃洛莫夫

(俄罗斯) 冈察洛夫 著

时 娜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勃洛莫夫 / (俄罗斯)冈察洛夫著;时娜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60-8

I. ①奥… II. ①冈… ②时…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726 号

AOBOLUOMOFU

奥勃洛莫夫

(俄罗斯)冈察洛夫 著 时娜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6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83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0960-8
定价 4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2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于一八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个商人家庭里，七岁时丧父，在教父当地贵族尼古拉·特列古博夫的教育影响下长大。

冈察洛夫先后在贵族寄宿学校及莫斯科商业学校学习，于一八三一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回乡在省长办公厅做过秘书，后又入彼得堡财政部外贸司任翻译，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四年他以海军中将普佳京秘书的身份参加了战舰巴拉达号的环球考察，后又出任过图书检察官和官方报纸的编辑，一八六七年以四品文官官衔退休，一八七九年起，他隐居在里加湾的杜别利恩，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彼得堡青台街寓所因肺炎去世，根据遗愿，他被安葬在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的悬崖上。

冈察洛夫在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一八四四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使他一举成名，并受到了别林斯基的赞誉。《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小说塑造了典型的“奥勃洛莫夫性格”，揭示了奥勃洛莫夫自我毁灭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和人生根源。此外冈察洛夫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悬崖》以及随笔《战舰巴拉达号》，尤其是后者对研究近代后进民族发展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因中年时追求外省姑娘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托尔斯塔娅失败，冈察洛夫终生未娶，独居至死。但他在文学史上却有崇高地位，屠格涅夫曾说：“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莫夫的。”当然也会记得冈察洛夫这个名字的。

《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小说构思于一八四七年，

一八四九年三月他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奥勃洛莫夫的梦》引起极大反响，这一章也成为全篇小说的核心部分，一八五七年八月，小说最后定稿，并于一八五九年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反响极为强烈。这部巨著也使得冈察洛夫声誉大振。

这是一部以腐朽没落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以奥勃洛莫夫为其典型代表的一批贵族地主由懒散、无所事事终于走向灭亡的小说。小说重点刻画了奥勃洛莫夫、奥莉加和施托尔茨三个人物形象。

奥勃洛莫夫的主要特点是麻痹、慵懒和无所作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多余人”蜕化到极限的代表；他的生活理想是“像他周围的那些成年人那样生活”，而这些成年人的理想就是安宁和无所事事，所以他真正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奥勃洛莫夫性格”正在腐蚀自己，也清醒地看到许多像他这样的人被毁灭，但这个天赋甚高、聪明有教养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却因为缺少具体现实的生活目标，对一切厌倦而甘心于慢性自杀。奥莉加的形象是小说的亮点，她热情聪明、意志坚强，敢于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商人施托尔茨精明强干，富有进取精神，带有作家理想化的色彩，与奥勃洛莫夫比，他显然进了一步。但他也没有具体的社会理想，而给妻子奥莉加的也是一种舒适平静的生活。此外小说中房东太太的淳朴宁静、富有人情味，但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她的爱促使了奥勃洛莫夫的毁灭，加速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

整部小说虽无离奇曲折的情节，但故事发展从容不迫，朴素自然，对细节的选取与处理极为细腻娴熟，例如描写奥莉加对奥勃洛莫夫的吸引力是如何被房东太太的家务活动所抵消的；加之语言优美、流畅、纯正，给人留了极深的印象，无怪乎赫尔岑称之为“杰作”。

二〇一四年四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62
第三部	317
第四部	420

第一部

第一章

戈罗霍夫大街^①上住的人口真抵得上一个小国家；沿街几幢大高楼里，每一幢都密密匝匝地塞满了人，其数量绝不亚于一座小县城。伊利亚·伊利奇·奥勃洛莫夫就住在这样拥挤的一幢楼房里。这天清晨，他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醒过来了。

这人三十岁出头，身材不高不低正中等，一眼看去，即知他是个平和的人，但你却不可能读出他的心思，也不可能知晓他的爱好。他的表情平静得如静止的水面，只有那满池碎萍提示着微风曾经来过；这思想的微风从他深灰色的眼睛里一闪而逝，然后停憩在他那两瓣微张的唇上，又隐身于额头的皱纹里，终于再也没有出现，只是似乎从内部吹到了他身体的每个角落，之后又渗出了睡衣的每一条褶皱。

偶尔，他的眼睛会暂时失去光彩，那是因为那一刻他的脸上挂出了“懈怠”或“空虚”的招牌。但是，这种懈怠或空虚都只是转瞬即逝，并不能取代那似乎已成为他面孔一部分的表情——平和；而且，不能取代的不仅是表情，还有他平和的心态，他的心态已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的眼神里、笑容里、每一点头每一举手投足里。如果你是一个容易轻信表面印象的人，那么你和奥勃洛莫夫见上一面就会得出这样的评价：“他应该是个很亲切温和的人吧，多么忠厚的样子！”而如果你的眼光有足够的洞察力，那么你在仔细研究过他的面孔之后

① 戈罗霍夫大街：由商人戈罗霍夫而得名，位于圣彼得堡市的中心地区。

会抿着嘴角思索着走开。

他还不到发福的年纪，但从他的肤色来看，他已经发福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不爱运动或不爱呼吸户外清新空气，或是因为二者兼而有之，反正他的脸色不能说是红润，也不是黝黑，说它白皙更不够，你很难确切地说是什么颜色。总之，他脖颈、小胖手以及软软的肩膀的肤色过于苍白了，将他男子汉的味道削减了好多。

即使你有办法吓着他，他也不会失掉那种从容平和的风范，一举一动仍然不慌不忙。当心底的忧虑浮现到脸上来，他的目光就一时间失去了光彩，额头会现出条条细密的纹路，而神色则成了迷惑不解、惶恐不安、萎靡不振的混合物。但这种迷惘往往不会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而是以一声叹息告终，隐匿在无所谓的、朦朦胧胧的思想里。

奥勃洛莫夫似乎就是以这种平和的相貌和不够阳刚的身子来选择家居衣服的，看上去非常协调。他身上穿一件特别肥大的袍子，波斯布的质地，基本谈不上什么款式，也无任何类似流苏或天鹅绒滚边的装饰，直筒筒地下来，他的身子在里面只占了一半的容积，另一半，是呼扇呼扇的空气或风，这是一件充满东方情调的衣服，让人丝毫联想不到欧洲。这件袍子显然已有些年头了，有些地方的色泽已褪去了不少，但它仍结实，仍浓浓地向人展示着东方的味道。

对于奥勃洛莫夫来说，这件东方大袍是再合适不过的东西，柔软、舒适，穿上它没有一点儿一般衣物所给人的束缚感，你可以随意行动，而它则忠实地伏在你身上，舒卷由你。

奥勃洛莫夫生性喜爱自由，因此他在家时，从来不愿用领带扎住喉咙，也不愿让西服背心限制自己的举动。就连他穿的便鞋都是大好几码的，既松软又肥大。每当他从床上垂下脚来，根本不用往下看，一双脚就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准会立刻觅到便鞋的入口。

如果不是睡觉的时间，躺在床上一般有这几种解释：要么是病人需要休养，要么是困了的人需要多睡一会儿，或者是一个人偶然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是懒汉度日的方式，但奥勃洛莫夫与他们都不同。就

像站或坐一样，躺着只不过是他的正常姿态而已。只要他不出门（他差不多每天都不出门），他就总是躺着，而且总是躺在这间卧室、书房、客厅三合一的屋子里。其实他还有三个另外的房间，但他几乎不去，除非早晨佣人来打扫他的“三合一”时。佣人并不是每天早晨都来打扫，他也就不是每天都离开这个房间。那三间屋子只好整天挂着窗帘，用布蒙起家具，如同尘封多年一般。

一眼看去，奥勃洛莫夫的“三合一”房间摆设得还挺入眼。一张红木制的写字台，两张锦缎花面的长沙发，精致的绣屏上是一些地球上不存在的鸟类和果实，还有地毯、丝绸窗帘、油画、青铜制品、瓷器，和其他许多漂亮的小东西。

但是，这房间却经不起一个老练又高雅的人的目光扫描，它在这种精明人眼中只不过是一个极力矫饰的花架子而已，一切的目的都只是为了体面。奥勃洛莫夫当初设计摆设时，心中也只有体面二字。其实，这些红木做的桌椅过于蠢笨，书架也一摇三晃，考究的人们对此类物件是不屑一顾的。长沙发中的一个，那靠背已深陷下去，木头接合处的胶漆有些已斑驳脱落了。

其他那些油画、花瓶、小东西的情形也大抵是这样。

不管外人评说什么，房主人兀自岿然不为所动，他冷冷的眼神像是在问：“这是谁给我布置的房间？”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东西毫不在意，也许是因为他对佣人扎哈尔更不在意，仔细看看这个房间，真是糟糕得使人不堪入目。

墙上的画框周围灰蒙蒙的，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定睛一看，是沾满灰尘的蜘蛛网，倒像是增添了一种图饰。镜子因积了厚厚灰土早已不能映出人影，却可以拿来用作记事牌。地毯上脏兮兮的痕迹东一块西一块。沙发上胡乱扔了一条毛巾。桌子上撒些他吃早饭时留下的面包渣，还放着他晚饭后忘记收起的盘子，里面摆着盐坛子和早已风干了的光骨头。

多亏了这只盘子，那根立在床头刚刚抽完的长烟袋，还有摆在床上的这个人，否则，这间没有一点生气的房间真会让人以为没有人

住，所有的东西都被尘土遮住了原有的光泽。虽然那书架上也有两三本打开的书和一张旧报纸，桌上有一瓶墨水和几支笔，但那书已被灰尘蒙去了文字，纸页早已泛黄，不知是几百年前翻开的；报纸的日期是去年的；那瓶墨水则似乎正藏了一只慢慢挪动的苍蝇，若插一支笔进去，它准会被惊飞。

这天早晨，奥勃洛莫夫醒得比往常都早，才八点钟左右。他似乎有很多烦心事儿，脸上一会儿是惊恐，一会儿是忧郁，一会儿是绝望。很显然，他内心里在思考什么，但他还没有用到理智。

原来让奥勃洛莫夫心忧的是昨天收到的那封信，那是他那个庄园的庄主写来的，有一些让人不高兴的消息。其实还能有什么呢，无非是一些年成不好啦、交不成租、收入降低啦之类的话，谁都能想象得到。这样的信，奥勃洛莫夫已不是第一回收到了，但眼前的这封，却如同一个前所未有的坏消息一样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可不是开玩笑呀。得想个法子。说实在的，奥勃洛莫夫对于自己的事儿还是挺牵肠挂肚的。他也不是没有想法子，自从几年前第一次收到庄主写来这种信时，他就开始想各种法子来让他的庄园起死回生了。

他有很多想法，比如经济手段、暴力手段，或其他方面的措施，但他还都没有考虑周全哪，远远不够周全。可是那庄主却每年都写来这样的信，让他心烦，让他心焦，也让他不得安宁。他认识到在形成系统计划之前，必须先采取一些当机立断的行动了。

奥勃洛莫夫从一醒来就在脑中设计着自己的日程：起床、洗漱、喝水，然后坐下来好好整理整理心中那些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想出一个办法，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纸上，反正，要好好理一理这件事。

但是，他这么设计了半个小时，身子仍躺在那儿不曾移动过，他只是一味地为这件麻烦的事而烦恼着，后来忽然想道，先喝水再去做事也完全不耽误呀，而水仍是可以躺在这儿喝，况且躺着也一样可以思考嘛。

他倒是想到做到了。喝完了水，他将半个身子撑了起来，看样子

要起床了，他低头看了一眼鞋子，一只脚都快从床上伸下去了，却又被烫着似的收了回来。

钟声敲过九点半，奥勃洛莫夫为之一震。

“我这是怎么了？”他不禁说出了声，失望透顶。“真不成样子，应该做些事情了！稍微放任一下自己，就……”

“扎哈尔！”他大叫一声。

只听传来一声似乎是一只被拴住的狗的暴吠，然后是“咚”的一声，好似两只脚从什么地方跳落了地；从奥勃洛莫夫的书房出去，穿过一条小走道，就可以看见有一个房间，那些声音就是从这个房间传出来的。扎哈尔一般都靠倚在他的炕头打瞌睡来打发光阴，刚才是他听到主人叫他才一翻身从炕上跳下来。

他走进了书房，这是一个有些年纪的男人，身着灰色礼服和带黄色铜扣儿的灰色马甲。从他腋下礼服的破裂处可以看见里面的衬衣。他的头顶光溜溜的，让人想起膝盖，两旁腮边都长有浅褐色的连鬓胡子，间或有几根白毛，这胡子长得又宽又多，每一边都顶得上三把胡须。

扎哈尔并不以为自己的相貌和穿着有什么妨碍，也不想改变它们，这相貌可是上帝赐予的，而衣着，他原先在乡下时一直都这样。后来置办的几件衣服也都是以他从乡下带来的那些衣服的式样为样本。他常常穿这套灰色的礼服和马甲，像以前陪同已逝的老爷太太去做弥撒或外出访友时那样，每当穿起它们，他就有一种穿上大公馆门房制服的感觉，在他看来，这门房制服是唯一能提示奥勃洛莫夫家曾经荣耀过的东西。

这套衣服的确是这个年迈的佣人对从前庄园主们在遥远的乡间所过的那种逍遥富足的生活的唯一纪念。老爷太太早已不在人世，前辈人的遗像还在这个家里，但也许已在阁楼的某个角落里沉睡了多年。这个家族从前辉煌的生活方式已随着先人们的逝去而被人淡忘了，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像琥珀一样，也许只有乡下几个还活着的老人记得。鉴于这些原因，扎哈尔视这套灰衣服为宝物。当他看到这套衣

服，看到少爷的举止和神情中那些很像他父母的部分，看到少爷的骄慢，扎哈尔就会记起奥勃洛莫夫家族往日的显赫。对于少爷的骄慢，扎哈尔虽然总是以抱怨或沉默的方式表示反对，但他仍很尊重少爷的这点个性，在内心里把它看做了等同于老爷的指令、主人的权威的东西。

如果缺少了这种骄慢，那么扎哈尔就没有主人压顶的感觉了。正因为有了这种骄慢，他才能不时回忆起自己的韶华时光，回忆起那个久违的乡村，还有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这故事已由那些老佣人、老妈妈、老保姆们一代代口耳相传下去，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

奥勃洛莫夫家族曾拥有过一方鼎盛的时代，而至于它的衰败、衰败到不曾闻名于后起贵族的阶层，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往日全盛的情形，只有一些白发老翁们还记得，挂在嘴边、埋在心底，一辈辈地传为神话。

这也就是扎哈尔如此珍视自己的灰礼服的原因。另外，他喜欢自己的这部络腮胡，也许也与他时常回忆的这段历史有关，那时候的许多老佣人都是这种模样，给人一种古朴的高贵感。

奥勃洛莫夫正暗自愣神，好长时间里没有在意扎哈尔的到来。扎哈尔开始还能沉默地立在那儿，后来实在耐不住，咳嗽了一声。

“怎么了？”奥勃洛莫夫问。

“您叫我了呀！”

“我叫你了？我为什么要叫你呢？我都忘了！”奥勃洛莫夫说着，懒洋洋地伸伸腰，“你先下去吧，一会儿我想起来是什么事了再叫你。”

扎哈尔退出去了，奥勃洛莫夫继续躺着，脑中仍只有那封讨厌的信。

时间悄悄流逝，又一刻钟过去了。

“够了，不能再躺了！”他说，“该起来了……噢，还是等我再细看一遍那封信再起来吧。扎哈尔！”

又是“咚”的一声双脚落到了地上，那声咆哮也更响了。扎哈尔

走进书房，奥勃洛莫夫的心思却又到别处游荡去了。扎哈尔站了两分钟，拿眼角瞟了一眼少爷，实在不耐烦了，就往外面走去。

“你去哪儿？”奥勃洛莫夫突然开了口。

“您又不说话，我为啥还在这儿干等？”扎哈尔的声音很沙哑。他说是曾经有一次，他带着狗、骑着马随老爷外出打猎时，遭遇了大风，冷风吹进了喉咙才把他的嗓音给弄哑了。

扎哈尔就站在房间正中，侧面对着奥勃洛莫夫，始终用眼角的目光瞅着他。

“难道你的腿坏了？站一会儿又有什么？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思考问题，就不能等一下！整天睡还没睡够？给我把昨天收到的那封庄主的信找出来。你放在哪儿啦？”

“哪封信？我没见过什么信。”扎哈尔说。

“就是那封，脏兮兮的信，还是邮差递到你手里的呢。”

“是您自己放的，我怎么会知道？”扎哈尔用手拍打着桌子上的纸张和杂物。

“问你什么你总是说不知道。去翻翻那只废纸筐！再不就往沙发后面瞅瞅？你看，那个沙发靠背坏了这么久也没修好，怎么不去找个木工来修修？你把它弄坏就撒手不管不问了？”

“不是我弄坏的，”扎哈尔说，“是它自己坏的，什么东西能用一辈子呀？总有坏的时候！”

奥勃洛莫夫觉得不必拿话回他了，就只是问：

“找到了吗？”

“倒是有几封信。”

“不是那些。”

“别的再没了。”扎哈尔说。

“算了，你出去吧！”奥勃洛莫夫失去了耐心，“等我起来了自己找吧。”

扎哈尔进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刚刚准备上炕，就听见两声很急的叫喊：“扎哈尔！扎哈尔！”

“上帝！”扎哈尔再次往书房挪动着脚步，边走边嘟囔着，“可真会折腾人！还不如早点死了呢！”

“您有什么吩咐？”扎哈尔侧身站在门口，斜眼看着少爷，只给了少爷他的半边脸上的茂盛的络腮胡，根本不把正面转过去，他用这种姿态表示着愤怒，而那部胡子里似乎藏了两三只扑棱扑棱的鸟儿。

“手帕子，快点！你自己就该想到的嘛，又不是瞎子！”奥勃洛莫夫苛责地说。

扎哈尔听见少爷这样下指令、这样怪罪他时，脸上丝毫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奇或不耐烦的情绪，也许对于他来说，这种指令、这种怪罪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手帕子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他嘟囔着，一边还在房间里乱转，明明椅子上没放什么东西，他也走过去一一捣鼓一下。

“您总是把东西放在找不到的地方！”他又说，说着还把通往客厅的门打开，似乎想找找有没有在那儿。

“你还上哪儿去找？就在这屋找！我两天没去那边了。你快点儿！”奥勃洛莫夫说。

“手帕子在哪儿啊？找不到啊！”扎哈尔把手一摊，眼光扫着四周说。突然，他用生气的沙哑嗓音大叫：“瞧，不是在那儿吗？您正压着它呢！看，就留一个角在外面。您这不是骑着驴找驴吗！”

扎哈尔不等奥勃洛莫夫有什么反应，就打算出去了。奥勃洛莫夫觉得自己错了一回，脸上挺过不去的。他连忙转动脑筋，再找扎哈尔的一个岔子。

“你自己看看，这屋里又脏又乱，你是怎么打扫的，我的天！那儿，你瞧瞧那墙角！你简直是什么也不做！”

“我什么也不做……”扎哈尔一副被冤枉的样子，“可是我已经尽我所能了，连命都不顾了！每天都擦擦扫扫的……”

说着，他指了指房间中央的地面和奥勃洛莫夫那张饭桌。

“您看看这儿，这儿，”他继续说，“我都扫过，拾掇过，好像有大喜事要办一样……您还想要怎么样呢？”

“那么那是什么？”奥勃洛莫夫用手一指墙壁和屋顶，打断了扎哈尔的话。“还有这个，这个呢？”他又指指在那儿扔了一天的毛巾，和饭桌上残留的那只盘子和一块面包。

“哦，这个收走就是了。”扎哈尔拾掇起盘子，很不计较地说。

“就这一样吗！还有墙壁上的灰呢？蜘蛛网呢？……”奥勃洛莫夫说着，又拿手指划了一下四周的墙壁。

“那些，到复活节再说吧，到那时我得打扫圣像，顺便就把蜘蛛网给弄掉了……”

“那么那些书画你收拾不收拾呢？……”

“书画我圣诞节前收拾好，到时候我叫上阿尼西娅，我们把整个书柜都给打扫干净了。现在哪儿有时间打扫啊？您整天都在这儿。”

“我去看戏、去做客的时候，你怎么不……”

“黑乎乎的怎么打扫啊！”

奥勃洛莫夫不满地看了一眼扎哈尔，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扎哈尔毫不在意地看着窗外，也长叹了一口气。主人似乎在说：“唉，你怎么比我更像奥勃洛莫夫。”佣人则好像在想：“算了吧！你也就知道说几句漂亮的废话，这儿脏不脏、有没有蜘蛛网你才不关心呢。”

“蛀虫就是从灰尘里长出来的，知道吗？”奥勃洛莫夫说，“我还在墙壁上看见过臭虫呢！”

“我那边还有跳蚤哪！”扎哈尔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

“这是好事吗？多恶心呀！”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放声笑了起来，笑得满脸通红，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奔涌到脸上来，反倒把眉毛和胡子挤到一旁去了。

“这世界上有臭虫也是我的不是吗？”他做出天真无邪的表情，惊奇地问，“臭虫是我创造的？”

“是不卫生造成的。”奥勃洛莫夫打断他的话，“你别胡说八道！”

“不卫生也不是由我开始的。”

“你那屋老是晚上闹耗子，我都知道。”

“耗子也不是我创造的。耗子、猫、臭虫，这些玩意儿哪儿都有。”

“为什么别人家里就没有蛀虫或臭虫？”

扎哈尔露出不相信或者说的不是十分相信的神情来，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我那屋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多。”他坚持着说，“臭虫这玩意儿你有什么法子，又不能跟着它钻到缝子里去。”

同时他却似乎在心里说：“睡觉没有臭虫，那还是睡觉吗？”

“你把屋子扫扫，把垃圾清理出去，不就什么都没了。”奥勃洛莫夫教给他。

“今儿清出去，明儿又满了。”扎哈尔说。

“不会的，”主人说，“也不应该呀。”

“肯定会满，我还不知道。”佣人很固执。

“满了你再来扫呗！”

“什么？每天都来扫墙角？”扎哈尔问，“那还怎么过日子？还不如早些去上帝那儿报到呢！”

“别人家里怎么能那么干净？”奥勃洛莫夫不同意扎哈尔的话，“你去对门调琴师家看看吧，进门就让人心情愉快，人家只有一个女佣……”

“德国人会有什么垃圾？”扎哈尔突然反问了一句，“您看看他们怎么生活吧！一家人每周就吃一根骨头。老子 and 儿子两代人换着穿一件衣服。老娘和女儿们的裙子都短了一截儿，走起路来都不敢迈大步，母鹅一样……他们会有什么垃圾？谁像咱们，衣橱里成年堆着一橱破烂衣服，墙角里整个冬天都堆满面包皮儿……面包皮儿在他们家可不是垃圾，他们拿去做成面包脆，就着啤酒一块吃！”

扎哈尔说起这种小气的生活，不由得吐了一口唾沫。

“别啰唆了！你就给拾掇拾掇吧。”奥勃洛莫夫说。

“有时我要拾掇，可您却不让啊。”扎哈尔说。

“又这么说！看来是不让你工作了。”

“就是嘛，您老是在这屋里，叫我怎么拾掇？要是哪回您一整天都不回来，我肯定把它拾掇得好好的。”

“你怎么想出这种话来，你给我出去！你还是回到你那儿待着吧。”

“本来就是嘛！”扎哈尔丝毫不松口，“如果您今儿个不在家，我和阿尼西娅肯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可光我们俩可忙不过来，您还得再请几个清洁工，帮着把里里外外全都擦一遍。”

“哟，你可真想得出来，还请清洁工哪！你出去，出去！”奥勃洛莫夫说。

他现在觉得，把扎哈尔叫来讨论这件事真是一个失误。他老是没记性，每次一说到这个话题，就总会废很多口舌。

其实奥勃洛莫夫是讲究卫生的，只是在他理想中，清扫工作应该悄悄地完成。可每当他说起让扎哈尔擦擦灰呀、拖拖地呀什么的，扎哈尔总是有话反驳，总是努力让主人相信如果打扫就得把整个家都翻个底朝天才好，他自己心里明白，大干一场的情形主人连想都不敢想。

扎哈尔回他自己住处去了，奥勃洛莫夫又开始思考什么事情。几分钟过去了，时钟又敲了一个半点。

“怎么搞的？”他几乎是惊恐地说，“马上就十一点了，可我还在这儿躺着，十一点了还没有洗漱？扎哈尔！扎哈尔！”

“噢，天哪！”前屋传来一声叹气，然后又是那“咚”的一声双脚落地。

“预备好洗脸水了吗？”奥勃洛莫夫问。

“早预备好了！”扎哈尔说，“您怎么不起来？”

“预备好洗脸水了你就说一声啊？要不，我早就起来了。你先出去，我就来。我要干点事再去，先写封信吧。”

扎哈尔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油乎乎的记事本和几页纸。

“您是要写信吗，那不如趁这个功夫瞅一眼账本吧，是交钱的时候